



诗意和军魂在唐山大地上扎根

——峭岩文学馆巡礼(之一)

□ 刘长明

图片上唐山劳动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张秀山代表报社，向峭岩赠送了20世纪60年代刊有峭岩诗歌和文章的《唐山劳动日报》副刊复制纪念品。这说明峭岩是唐山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位作家和诗人。

峭岩坎坷的少年时期在冀东大平原度过，有着不一样的人生磨难。他从唐山一个叫前仁里的小小村落走出来，那里有嵌入他骨髓的老屋精灵，令他魂牵梦绕的童年故事。1958年他入伍后，在部队刻苦进取，习武学文，几十年如一日，在文学的感召下，成长成一棵诗艺纯青、创作成果辉煌的“文学常青树”。

从青年到战士，从战士到军官，从文学爱好者到著名诗人、作家，感恩、多情的峭岩，以他军人的胸怀、视野，以他诗人、作家的能力、格局，一直与他的故土唐山有着千丝万缕的量子纠缠。2012年，峭岩长诗《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由《新国风》诗刊专号发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他专程赴唐山，将《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赠予唐山十一中学、李大钊故居和李大钊纪念馆。2016年，唐山市文联、《唐山文学》联合主办了《让诗歌回家——峭岩诗歌首届(唐山)论坛》。

2023年7月16日，绿岛著《峭岩传》研讨会在河北唐山举行。唐山文联会议室里，20余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参加了由唐山文联主办的此次活动，并围绕该作品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在研讨会上张秀山介绍了《唐山晚报》连载《峭岩传》的缘起、意义和反响。他说，峭岩先生是家乡的骄傲，《峭岩传》在《唐山晚报》刊登连载，陪伴读者将近一年的时间，成为万千读者必读的篇章，它调动了无数读者的阅读兴趣，摘录警句妙语者有之，甚或有读者保留报纸装订成册珍藏。唐山师范学院教授、评论家杨立元认为，这部传记文学的创作特点是史学与文学的紧密融合、诗性和理性的完美融合。这部书虽是写人，也是写史，其中有高屋建瓴的全面归纳，有细密生动的局部写真；有时代的风云，也有个人的甘苦，达到了“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高度统一。笔者认为，两颗真诚的心成就了这部不凡的作品，研读《峭岩传》，再一次校正了当下诗歌原本的坐标，它的面世，再次指明诗歌生存首要是真诚。对于家乡的真诚与热情，82岁的峭岩热泪盈眶，他说：“我峭岩何德何能，能得到家乡人民的如此厚爱！”

就在这次会议上，经过与杨立元教授探讨并亲自到唐山“七步楼”实地考察，当面受到翟国辉先生的认可，在唐山市文联的支持下，他决定将“峭岩文学馆”落在唐山。

峭岩诗歌的灵魂在唐山着陆

“七步楼”，在唐山乃至全国是一个声名鹊起的名字。它的全称“七步楼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坐落在唐山市丰南区，是唐山文化建设的名片。此前，已有关仁山文学艺术工作室、杨立元文学馆、天胡画院等入驻此楼。唐山，是一个以煤炭、钢铁、发电、陶瓷著称的工业城市，官方和民间文学馆、藏书馆及其他收藏馆的渐次问世，提高了唐山城市文化的品位，而“峭岩文学馆”建立在“七步楼”，将使唐山的文化建设更加厚重。

2023年10月9日，是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

这天，峭岩文学馆开馆仪式在唐山七步楼隆重举行，活动由唐山市文联、《唐山劳动日报》主办，唐山国际假日旅游公司、七步楼协办。文学界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来了，唐山城

内文化、文学界的朋友们来了，峭岩的哥哥、弟弟和老家前仁里的老乡们来了……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讲话，肯定了峭岩的诗歌贡献，称峭岩从军旅诗开端，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以他纯正的思想和独特的风采，屹立诗坛，是当代诗人重要的代表。峭岩文学馆的设立，是唐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地标。原二炮副政委程宝山中将在祝词中说：“军人的忠诚和执着，诗人的灵感和睿智，中华文明的厚重，中国革命和改革的波澜壮阔，是峭岩诗歌创作的沃土和源泉，而红色是峭岩诗歌的底色。峭岩的文学之路告诉我们，只有凭着坚韧不拔的信念，踏着荆棘岩石，向着悬崖峰峦奋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成功摘取诗歌圣殿顶端的花朵。”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说：“峭岩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他的人品及作品，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峭岩文学馆馆长、诗人陈福钢热情致辞说：“作家不能忘了故乡，故乡是生命的底色，峭岩之所以成功，与他的故乡情结是分不开的。”

《唐山劳动日报》总编刘凤贵在致辞中，热情赞扬了峭岩作为从唐山走出去的军旅作家、诗人，半生的奋斗与砥砺，为文学奉献了青春年华，是唐山人的骄傲和光荣。

活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那是文学界尤其是诗歌界对峭岩文品和人品的称赞，那是家乡人对峭岩这位诗歌赤子的无限拥戴。诗歌朗诵环节朗诵了从《唐山劳动日报》“文荟”阵地走出的代表诗人作品，李瑛、峭岩、张学梦、东篱的诗重新响在耳边。本土诗人徐国强在《一块迎向天空的石头——写给诗人峭岩》中诵道：“这块石头是一块滦河石，内心/经过河水清亮的洗涤并被绘上了好看的波纹/细腻沙子温暖过的脉搏坚定有力/一迈步就显现出白杨树挺壮的影子/这块石头是一块军旅石，动作/经过绿色的规整，站姿经过绿色的提拔/一颗红色的五角星镶嵌在灵与肉里/被照耀，也反射光芒/这块石头是一块诗歌石/镌刻和立碑都是自然的事情/只是在石头的逻辑里补天是第一位的/他又恰好自带着长短齐备的诗行的五彩针线……”“一块石头/一块迎向天空的石头/额头镀有东方鲜明的曙色/倔强地摆脱沉降，总在星光与月辉间/显示棱角；连棱角也只与松柏为伴/突兀着军号的声音、旗帜的彩影和勇者的形象/贴近前摸一摸，这块石头的左上方是热的/静下来倾听，沉默冷峻的外表里面/有一个红海在澎湃翻腾/在洼地被抬高、浅唱被放大的季节/一块叫作峭岩的石头为诗歌矗立了50年/在沟谷与山坳的上面/在刀劈斧砍的绝境之处/这块石头确认着树枝伸展的朝向/让面朝黄土的脸抬起头来去展望高高的天空……”

开馆仪式现场掌声雷动。

在这自然的收获的秋天里，诗人峭岩的诗歌显得愈加饱满。

此刻的峭岩不仅仅是激动，面对那一双双真诚而为他自豪的眼睛，他深情地说：“能在家乡的土地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命运的使然，更是大道的归属。文学馆告诉我，它离文学更近了，它离土地更近了，它离人心更近了。然而，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将以不老青春，浇灌它不老的文学之花。以此，回报家乡和大家对我的期待和厚爱。”

与会专家、学者和诗人、作家们一致认为，峭岩是继贺敬之、郭小川、李瑛之后的重要诗人，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新诗叶



京唐港诗笺

□ 黄宇辉



京唐钢铁

从大洋彼岸
到渤海湾滩涂地上
竖起的现代化钢城
冷峻的卸船机
站成长者的姿态
远跳驶来的船舶
张开浑壮的臂膀
迎接漂泊的矿料入怀
载着挨挨挤挤的小精灵
一路高歌直达厂区
让归心似箭的矿料
早日回到高炉
温暖的港湾
即便在冰天雪地里
高炉依然把厂区
烘托得热气腾腾
风机集结一起鼓着腮帮
比着谁能把炉火吹得最旺
转炉氧枪
最擅长渲染热烈的氛围
在炉台上
喷射出一束束雀跃的钢花
把一张张黝黑的脸庞
映得红彤彤一片
一股股红色洪流
在轧机生产线上奔涌
钢与火
是形影不离的兄弟
整个一生
都在用温度与激情
诠释着一种普通物质
对于生命的态度

领舞的塔吊

清晨的第一抹阳光
抚摸着伸着懒腰的塔吊
橘黄的基调上
阳光加重暖色的厚度
于是整个工地苏醒了

参差不齐的钢筋
讲究体面的模板
趾高气昂的脚手架
像羔羊一样服帖
听从着塔吊的指挥

塔吊是领舞者
变换角度 起降自如
从地面到高空再到就位
托起 转体 举高
每个动作
都是轻舞曼妙
一直与高楼举案齐眉

焊花

不用沐浴阳光
不用滋润雨露
不受时间、季节、环境约束
一块钢铁
一只焊条
一股电流
就会完成生命的怒放
在动态中以闪光的姿态
抛出多弧孤线

开出一束束绚烂的花朵



山楂罐头

□ 吴水纹

就在那年秋后，他刚刚九岁之时，母亲便过世了！

所有罐头之中，我是偏爱山楂罐头的。梨桃之类，本就甘甜，再搁糖水浸泡，愈发甜腻。而山楂不同，酸涩不堪，遇糖则酸酸甜甜，非常爽口。小小山楂，一旦放入瓶中，做成罐头，颜色也更加红艳滋润，有一种夺目的妖艳。相比之下，梨桃就黯然失色了。桃子和白梨入瓶之前，要把皮削掉；偶有不削的，那颜色也是旧的，被糖水蚀掉了鲜活与明丽。

山楂，往往长在山里，我们这地方的人都叫它山里红。我们这里，一马平川，以前很少见到这东西。我最初认识的山楂，也是罐头中的山楂；后来，看到有人叫卖冰糖葫芦，知道那也是山楂做成的。

第一次见到山楂真面目，还是在十多年前，那时母亲还在世。学校给每人分了几斤山楂，山上的果子，不是太中看，放到嘴里，又酸涩得不行。拿回家后，就随手扔到角落里。第二天，下班回到家中，母亲已经把山楂洗净，去了核儿。我小小的女儿环绕在她外婆身边，脸上是明晃晃的笑容。母亲将一部分山楂切成薄片，和女儿一起晒到窗台；另一部分放入锅中，加了冰糖，小火慢慢煮着。当时恰入冬季，外面冷风嗖嗖，屋里热气氤氲。山楂和冰糖的水汽蒸腾出来，甜丝丝的，入人心肺。待到糖水稠腻，用细瓷碗盛了，山楂红而艳，白色细瓷碗内敛而含蓄，倒是相得益彰。三个人环桌而坐，边吃边说，说了些什么，已经忘记了。

三年前，母亲病逝。一个月后，我驱车去了清东陵。母亲生前曾行经马兰峪，却与清东陵失之交臂。这是母亲偶尔提及的遗憾，可惜我们当时并未在意。

清东陵的繁华，已经凋零陨落，壁破珪毁。甬路两旁的翁仲，陵墓中帝后的棺槨，早已千疮百痍，触目惊心。普陀峪定东陵慈禧墓边，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里有各色水果，毛栗子和山楂一嘟噜一嘟噜长到园外，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园主是一对朴实的夫妻，他们热情招呼我们小憩，他们说，他们祖上跟随十四阿哥到此守墓，后来人就世代代安居在这里。说话间，女儿已采

